

横扫欧美各大游戏奖项 亚马逊网畅销游戏小说

THE INFERNAL CITY: THE ELDER SCROLLS NOVEL

# 上古卷轴I 地狱之城

【美】格雷格·凯斯 (Greg Keyes) 著  
程 栋 王梓涵 等译

欧美最畅销最完美的单机RPG游戏官方小说  
《星际穿越》作者的又一畅销神作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横扫欧美各大游戏奖项 亚马逊网畅销游戏小说

THE INFERNAL CITY: THE ELDER SCROLLS NOVEL

# 上古卷轴 I 地狱之城

【美】格雷格·凯斯 (Greg Keyes) 著  
程 栋 王梓涵 等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THE INFERNAL CITY: THE ELDER SCROLLS NOVEL By GREG KEYES

Copyright © 2009 BY ZENIMAX MEDIA INC.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ALLANTINE PUBLISHING,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Chongqing Green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古卷轴 1, 地狱之城 / (美)凯斯著; 程栎等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5.6

书名原文: THE INFERNAL CITY: THE ELDER SCROLLS NOVEL  
ISBN 978-7-229-09817-9

I. ①上… II. ①凯… ②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8709号  
版贸核渝字(2014)第20号

## 上古卷轴 I : 地狱之城

SHANGGU JUANZHOU: DIYU ZHI CHENG

[美]格雷格·凯斯 著 程 栎 王梓涵 樊亦翔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张立武

责任校对: 杨 媚

封面设计: 程 晨

版式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公司·刘 颖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9.75 字数: 220千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9817-9

定价: 2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译者序



### 另辟蹊径的官方小说

远在1994年，那个时候计算机还处在DOS时代，美国的Bethesda Software发布了一款角色扮演游戏（RPG）名为“上古卷轴：竞技场”。在那个PC游戏方兴未艾、新的制作公司和作品层出不穷的时代，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即便两年之后的续作《上古卷轴2：匕首雨》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但这正是欧美RPG大红大紫——创世纪、魔法门和巫术被誉为三神作的时代，《匕首雨》虽然因为开放的自由度而获得了部分死粉玩家的拥护，但是终究属于小众游戏。时间进入21世纪，当创世纪、魔法门和巫术系列都日渐势微，不再出新作，而PC单机游戏也逐渐被网络游戏、次世代游戏机和手游逐渐替代，《上古卷轴》反而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进入3D时代后的《上古卷轴3：晨风》《上古卷轴4：湮灭》和《上古卷轴5：天际》可谓一步一个台阶，在单机RPG游戏已经越来越少的时代，《上古卷轴》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金字招牌”，成为了RPG游戏圈的领军人物。

探究上古卷轴系列的成功原因，我觉得在于“自由”和“写实”。所谓“自由”在于所有的“上古卷轴”游戏都有极高的自由度，玩家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虽然这样会让游戏显得缺少主线情节，但是对于现在的玩家而言，写好的剧本没几个人喜欢老老实实在地走下去了；而“写实”在于系列游戏的设计伊始，就有完整而复杂的神话，世界、历史和人

# THE INFERNAL CITY

The Elder Scrolls

文地理的设定，每部游戏虽然发生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但是都在不断完善着上古卷轴系列的世界观和玩家的代入感。译者有幸在 1996 年就接触过《上古卷轴 2：匕首雨》，那个年代还鲜有人用电脑玩游戏，而且这么一部自由行动，且是全英文的游戏，已经让多数人望而却步了，以至于我在那个没有互联网时代甚至没有一个可以交流的玩友，现在想来也是满满的回忆啊。

言归正传，我写的是译序，美国奇幻作家格里格·凯斯（Greg Keyes）于 2009 和 2011 年发表了上古卷轴系列的官方小说《上古卷轴：地狱之城》和《上古卷轴：灵魂之主》。说起格里格·凯斯，他既不属于乔治·马丁这种已经封神的大师，也并非布兰登·桑德森这种新锐作家的领军人物，只是个奇幻/科幻圈的一线作家，不过好在他的作品《荆棘与白骨的王国》很早就和国内的读者见面了，应该说是比较早被译介到中国的奇幻作家。凯斯应该算个改编小说的老手，毕竟在之前他出版过科幻小说领域的《星球大战》和《巴比伦 5 号》等小说。我在读过这两本游戏官方小说之前，其实也想过这个问题：对于这么一个以自由度和复杂世界观著称的游戏，如何去写官方小说呢？一般而言可能有两种思路，写某个在游戏中耳熟能详的主人公或者英雄人物的视角；或者干脆杜撰一个人物以第三方的视角来描述游戏世界里的故事。然后凯斯的这两本官方小说，虽然名义上是《上古卷轴 4：湮灭》的官方小说，却和《上古卷轴》四代游戏几乎毫无关系，它所设定的时间是《上古卷轴 4》中剧情结束的数十年之后，故事发生的场景也在游戏中甚少涉及亚龙人的故乡黑沼泽，可以说作者只是使用了《上古卷轴》的背景设定，创作出一个完全独立的故事，这样既给游戏玩家新鲜感，又给非游戏玩家的读者消除了阅读障碍。

小说篇幅不大，情节也不复杂，我就不在译序中赘述故事情节了，开卷有益，相信各位读者会喜欢这个故事。

在这里我要感谢与我合译的其他译者如王梓涵、樊亦翔等人，我们一起协作完成了这套译作。由于“上古卷轴”系列有数量众多的玩家，而本人并非本系列作品的骨灰玩家，也没有接触过中文版本的上古卷轴游戏，翻译中如有不确或者不对的地方，还望大家海涵并斧正。

程栋

2014年12月于北京

# 目 录

## CONTENTS

序幕 .....	【 1 】
第一部分 抵达 .....	【 7 】
第二部分 目的 .....	【 97 】
第三部分 背叛 .....	【 193 】
尾声 .....	【 299 】

## 序 幕

每当伊费奇感觉大海战栗的时候，他就会知道。狂风降下如同从天空坠落下的死物，因为屈从于汹涌的波涛而喘息着，并把最后一口气咽在海员的耳中。天空总是最先知晓；大海缓慢地——慢得可怕地——苏醒过来。

大海再次战栗——或者说，更像是被拖到了他们的龙骨下面。在上面的守望楼里面，基姆像一只小猫一样尖叫着被扔了出来。伊费奇看着他身体扭曲并且几乎无法用他那些卡塞·拉之爪抓住缆绳。

“斯丹达！”葛莱妮用她南部尼本口音咒骂着，“那是什么？海啸么？”她虚弱的人类视力通过漫天乌云在搜寻着。

“不，”伊费奇低语着，“当大海试着吞噬它们的时候，我正在驶离夏暮岛，而当时我感觉他们中间的一个正在从我们下面通过。在我更年轻的时候，在晨风的海岸线外感觉到了另一个。在深水中你无法感知到更多。这次是在深水中。”

“然后呢？”她拨开了不管用的双瞳上面银色和灰色的刘海。

伊费奇模仿人类耸肩膀的动作抽动着他的肩膀，并用他的爪子拂过他前臂斑驳的皮毛。这静止的空气闻起来很香甜，就好像腐烂的水果一样。

“看到什么了吗？基姆？”他喊道。



# THE INFERNAL CITY

The Elder Scrolls

“我快挂了！”尼·齐娜猫大喊着回答，他的声音空洞刺耳，就好像船被放到了一个盒子里面。他灵活地将自己光滑的身体拖回守望楼里面。“海面上什么都没有。”他过了一会儿补充道。

“那船下面呢？”葛莱妮紧张地问。

伊费奇摇了摇头，“是风。”他说。

然后他看见它了，在南方，突然一片漆黑，绿色的闪电噼啪作响，然后一个类似大雷暴云形状的物体席卷而来。

“挺住！”他大喊道。

此时传来一声如同惊雷但是要更响四十倍的巨响，一股新的飓风猛击折断了主桅杆，让可怜的基姆如同他说的一样快挂了。然后一切又归于平静，除了他受伤的耳朵依然嗡嗡作响。

“诸神在上，这是什么？”他勉强听到了葛莱妮的问话。

“大海才不在乎！”伊费奇说道，观望着那团黑色的物质朝他们移动着。他环顾他的船。所有的桅杆都折断了，而且看起来一半水手已经不知所踪。

“什么？”

“没有多少虎人愿意出海，”他说，“为了生意他们可以忍耐，为了移动斯库玛，但是很少有人会喜欢。不过我从我会叫唤的时候就开始崇拜它，而且我喜欢它是因为它并不关心诸神或者魔族想什么。它是另外一个世界，并且有它自己的规则。”

“你在干什么呢？”

“我也不太确定，”他承认道，“我能感觉到它，但是我并不想它。可是你不认为——它感觉并不像是……”他没有说完，也没必要说完。

葛莱妮凝视着那个东西。

“我现在看见了。”她说。

“是的。”

“我看见过一个湮灭传送门打开，”她说，“当我父亲在利雅文工作的时候，我见过——它看起来有点像。可是由于马丁的牺牲……他们说这已经不会再发生了。而且它看起来也不像个传送门。”

它看起来不再像雷暴云，伊费奇意识到——它更像一个指向下方的胖圆锥体。

又一阵风刮起，带来一阵令人难以置信的恶臭。

“它是什么不重要，”他说，“对我们不重要。”

但是不久之后就不是这样了。

苏尔的喉咙很痛，因此他知道自己曾经大声叫喊过。他大汗淋漓，胸口刺痛，而且四肢发抖。他睁开自己的双眼并强迫自己抬起头来，这样他就能看看自己在哪里。

一个男人站在门口，佩带着一柄长剑。一头浓密的麦色卷发下面，是一双宽阔而蔚蓝的眼眸。一边咒骂着，苏尔伸手去够自己挂在床柱上的武器。

“在那儿待着别动，”那人说道，一边后退，“你叫得太响了，我才过来看看你有事没有。”

恍惚的感觉依然正在退去，但是他的想法已经变了。如果这个人想让他死，他可能已经死了。

“我在哪儿？”他问道，不顾自己刚才的推理，双手依然紧握着他的长剑。

“在瘦人旅店，”那人回答道，然后停了一会儿继续说道，“在科洛尔。”

科洛尔，好吧。

“你还好吗？”

“我很好，”苏尔说，“没什么需要你关心的。”

“啊，好吧。”那个人看起来感觉不太舒服，“你是不是，嗯，尖叫起来就好像所有——”

“我今晚不会在这里停留，”苏尔打断了他的话，“我会离开。”

“我没有恶意。”

“是的，你没有。”苏尔回答道。

“早饭就在那里。”

“谢谢，请离开我。”

那个人关上了门。苏尔坐了一会儿，揉着自己额头上的皱纹。“阿祖拉！”他低语着。即便非常轻柔，他也总能感知到王子的灵触——这次可并不轻柔。

他闭上双眼并尝试去感受大海在他脚下起伏，去聆听老虎人船长的讲话，去用他双眼再目睹一次。那个东西，在天空出现——它的一切都散发着湮灭的恶臭味道。在那里度过了二十年之后，他应该知道那味道。

“乌寒，”他叹息着，“我觉得，乌寒，这肯定是你。为什么王子会给我这样一个幻觉呢？这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没有人会回答他。

他又回想起来一点虎人死后的事情。他又看见了伊尔哲雯，就像最后一次看到她一样的苍白和死气沉沉，还有冒着烟的破碎大地，那里以前是晨风省。这些经常在他的梦中出现，无论阿祖拉是否干预了它们。但是这里还有另外一张面孔，一个年轻人，可能是科洛尔人，他的鼻梁有点弯曲。他看起来很熟悉，就好像他们在哪里见过。

“这就是我所得的全部？”苏尔问道，“我甚至不知道该去哪片海洋找寻。”这个疑问针对阿祖拉，但是他知道毫无意义。他也知道获得目前这些他就已经足够幸运了。他把自己强壮的灰色躯体拖出床铺，走向水盆对着镜子用水清洗他的脸庞与闪亮的红眼睛。当他从镜中反射得知在他身后有一个仅仅摆放着几本书的架子时，他开始转身。他转过身，走上前去，并取出了其中的第一本书。

《南方水域传奇》，书名就是这个意思。

他点点头并打开了第二本。

《阿特雷布斯王子最新最酷的冒险》，书如其名，在卷首的插画上，是一个有着微微弯曲鼻子的年轻男子面容的雕刻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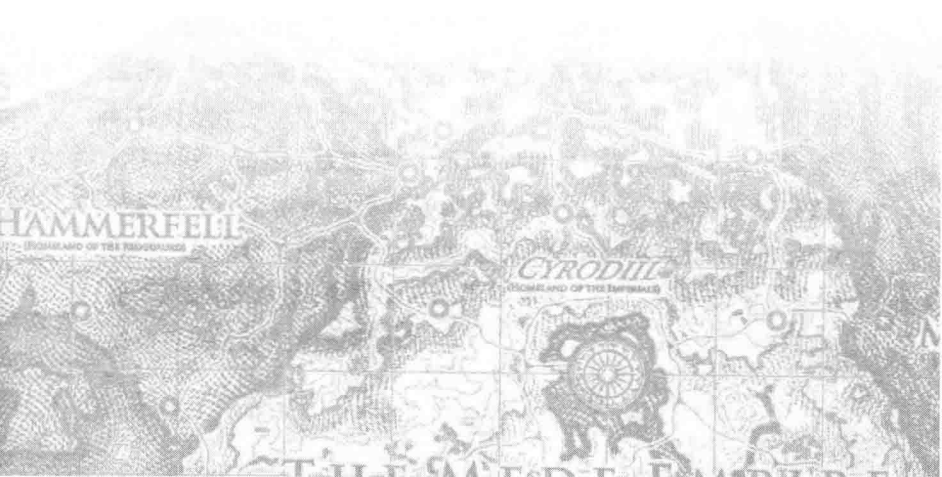
很多年来苏尔第一次爆发出一阵刺耳的大笑，“好吧，你在这儿，”他说，“我很抱歉我质疑过你，我的王子。”

一个小时以后，他整装出发，向东南方骑去，朝向疯狂、报应及死亡奔去。尽管他已经很长时间忘却了何为幸福，而他觉得自己现在感觉到了那么一丁点儿味道。



第一部分

抵达





## 第1章

一个苍白的乌木色卷发的年轻女人，和一个有着污秽绿色鳞片与巧克力色刺毛的雄性生物，正蹲伏在里尔莫斯一座废旧别墅的高椽上，有些人能够认出他们就是黑沼泽的溃烂珠宝。

“你最终会让我丧命的。”爬行动物告诉那女人。他的语调充满了关心，爬行类的面容暴露在通过破损石板瓦屋顶泄入的昏暗光线下。

“没有到丧命那么玩命的程度。”她回答道，一边将她紧束的头发从脸前拨开，一边将她略带鹰钩的鼻子和灰绿色的双眼朝向他们下方广阔的开放空间。

“这结果是一样的。”另外一个嘶嘶说道。

“来吧，格里姆，”安娜格说道，一边将她双手垫在她脖子后面，一边在她父亲巨大的皮椅子上来回摇晃着，“我们不可以错过这个。”

“喔，我想谨慎地说，我们可以的。”梅尔-格里姆回答道。他斜躺在一个矮小的藤条编织的沙发上，一只胳膊搭在外面，跨过一只由蹲伏虎人武士形状桌腿支撑的柏木面桌子。这位亚龙人看起来仅仅是个轮廓，因为在他身后书房巨大凸窗下悬挂的白色窗帘正浸泡在阳光里。



“我们可以做点别的。”他用一只光洁的黑色爪子拍打着桌面。

“待在你父亲的别墅里，然后喝点他的葡萄酒，”另一只爪子也放了上去，“把你父亲的一些葡萄酒带到码头上并在那里喝，”第三只也放了上去，“在这儿喝点儿然后在码头那里喝点儿……”

“格里姆，自从我们上次去冒险已经过了多久了？”

他慵懒的蜥蜴眼睛瞟过她的面庞。

“如果你所指的冒险就是一些疲惫或危险锻炼，那并不太久。无论如何并不太久。”他晃动着双手就好像要甩掉什么黏附在上面的东西，一个里尔莫斯人特有的表示激动的姿势。他手指间的薄膜闪现出透明的绿色，“你又开始阅读了吗？”

他说起来好像是指责一般，就好像“阅读”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弑婴一般。

“读了一点，”她承认道，“我还能做什么呢？这太无聊了。什么也没发生。”

“你的各种尝试可一点也不少，”亚龙人回答，“在你的最后一次小小冒险里面我们差点被捕。”

“是的，但是不觉得很带劲吗？”她说道。

“我不需要‘觉得’带劲，”亚龙人回答，“我现在活得挺好，也打算继续如此。”

“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咳！这可是个唐突的决定啊。”他嗤之以鼻。

“我是个唐突的女孩儿，”她向前坐了坐，“来吧，格里姆。他是一个鳄鱼人，我很确定的，然后我们能得到证据。”

“首先，”梅尔-格里姆说，“压根儿就没有什么鳄鱼人。其次，如果真的有，我们又为什么需要证明它呢？”